

从杨家垛到云顶

■杨星让

村子太小，让人烦恼。

出省好说，问是哪里人？说山西即可。在临汾工作时，说是南县的或是万荣的。调回运城，满大街都是万荣人。碰到万荣老乡，总是热情地问你哪个村的，这便让我尴尬了。说村名吧，十有八九都不知道。后来我学聪明了，再有人问，我说离高村不远。高村是个大村，又是乡政府所在地，万荣人没有不知道的。

但是前几天就遇到一件尴尬事。我参加一个饭局，在座的万荣人居多。挨个说自己村名时，一位女士说她是高村的。我赶忙说：我村你一定知道，我是杨家垛的。那位女士一脸茫然：杨家垛？没听说过！

我羞惭得无地自容。但一想，也能理解。比如追星族，你认识人家明星，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

其实我们村和高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就是距离近一点。我们村不属高村乡管，我们杨家垛隶属万泉乡。

村子离高村近，村里人无事无事一天都往高村跑几趟。我村地势高，跨上自行车一下都不蹬，就窜到高村了。

如果有一个人回来，说高村今晚有电影，傍晚你瞅，三五成群的年轻人便往高村戏台下跑。没有电影，白跑了，掉头就

走。碰到村里人，告诉他们没有电影，那些人照例还要去，到了戏台下才死心。

有人问高村人：你村今晚有电影吗？高村人答：不知道，你们去问杨垛人吧！

杨家垛，几乎清一色的姓杨。几乎，那就说明不是全部，也有几家别的姓氏。

我们小时候认为天下人都姓杨。我最要好的小伙伴，给他外甥新书皮上写名字，工工整整地写上杨某某。他姐说，我姓不姓杨。他挺奇怪：不姓杨姓什么？

一群小孩子在一起玩，质问一个姓李的孩子为啥不姓杨？姓李的孩子见人群里有个姓任的孩子也跟着起哄，便指着他说：你也不姓杨！任姓孩子理直气壮地说：我家到杨垛好多年了，我早都姓杨了！

村里有三户外姓，一户姓任，一户姓范，一户姓李。

李姓和范姓都是河南人，新中国成立前逃荒来到我村，给地主当长工，土改时分了房子分了地，正式落户在我们村。因为是个雇农，所以土改时便担任了农会主席，后来的贫协主任，基本上由这两家轮流担任。

任姓住户说起来就复杂了。诚如任姓小伙伴说的，他们家到我们村挺长了。

据老辈人讲，我们村建村有三百多年

了。村子从一开始的几户人家，逐渐繁衍生息，人口兴旺起来。但不知何故，有一年村里三天两头死人。村里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来看，先生在村里四处察看，说村里是否有人姓罗？村民说，我们村都是杨姓，没有别的姓氏。先生摇摇头，让村里人再想想。有人猛然醒悟道：某家有个长工姓罗。先生说：赶走罗，请个任（人），村里便会平安无事。

我们这儿的方言把狼念作羊，狼吃羊。全村人赶走了姓罗的长工，请来了一户姓任的。全村人合力为姓任的在东边的高坡上盖起一座院落，院子很大，足有两亩。

从此，人（任）看着羊（杨）果然平安无事了。

几百年过去了，杨姓繁衍成几百口人的村庄。任姓还是一户，还是住在东坡上的老院子里。

我的任姓同学的三叔，最爱讲这段历史。他说是你们杨家请我们来的，给我们盖了房，分了地，还为此事立了碑。他三叔还让我看过那块石碑，只是已经残破不堪，铺在他家的门槛下，碑上的字残缺不全，字迹也模糊不清，难以辨认。

追根溯源，我们杨家是从哪里迁移来

的呢？原来有家谱，现已遗失，没处查阅了。以前听老辈人讲，我们是杨家将的后裔。但这只是传说，无凭无据。

我们村有个习俗，正月十三不出门。据说是为了纪念杨家将在金沙滩那惨烈的一仗，这一天是杨老令公的忌日。我们从小就恪守着这一习俗，但别的杨姓就没有这一说法。

那天网上有这么一条消息：运城市二百七十四个行政村合并为二百零七个行政村。我心里一惊，我们杨家垛肯定是要撤并的。

其实这个消息早就看到了，我没有点开看。我像一只鸵鸟，把头埋进沙子里，自己欺骗自己。

我们村撤销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但合并到哪个村呢？村名又该叫什么？

我把心一横，点开了网页，查看万荣，又查到万泉乡。我们杨家垛果然被撤销合并了，但不是被别的村吞并，而是四个村庄——桥头、桥上、杨家垛、庙后合并为一个村，取名云顶村。

云顶村，好浪漫、好有诗意的名字。有人问：“兄台贵府何处？”

答曰：“在下云顶村人氏。”

哈哈，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？

文人走笔

可以说，虎年比它应该来的时日，早到了整整一个月。它是在不少国人急切的期盼下、满怀的希冀里、寄予的厚望中，匆匆奔出深林下山来的。

12月31日，阳历2021年最后一天的晚上，打开微信，各地的好友、朋友圈里、加入的群里，此起彼伏、陆续地就开始有朋友发文字、晒图片，抒发辞旧迎新的感怀与祝福，大家仿佛急于告别2021年天边的阴霾，拥抱新一年的吉祥。

我是百感交集的。因为，2021年，我才刚刚抓住了个年尾巴，还没来得及把这一年虚度的光阴填补丰满，琢磨，这一年便滑走了！看着那些笔健文丰的友友，骄傲地晒出五年的发表五六十篇文章的丰硕成果，我望尘莫及，唯有愧疚的份、扼腕的份！

这场持续到元旦前半场的迎新祝福，不少人晒出的便是虎的形象，有卡通的萌萌可爱的虎，有惟妙惟肖如真的虎，甚至有朋友发的是老虎威风凛凛下山的视频，盼望虎年早临的急切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为什么大家会在阳历新年之际，就喊出了虎年，晒出了虎照呢？我心下明白，并非这些朋友不晓得阳历新年与阴历新年的区别，并非不晓得子鼠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十二生肖是与阴历年匹配的，而非阳历年。大家之所以这么急切地呼唤虎年，让老虎下山，是源于心中的祈祷与期盼啊！祈祷期盼什么？祈祷期盼一声虎啸震山冈、威风凛凛、威震八方的猛虎出山，灭瘟除疫，让毒株不断变种升级的新冠肺炎疫情早日销声匿迹、远离人间！就像去年，2021年的元旦，人们急切地冠以“牛年”，希望牛气冲天，一扫新冠肺炎疫情之妖孽一样！

我深深地理解人们的心情。毕竟，这场从猪年末爆发的疫情，已经持续两年多了！疫情，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尽管，人们已经走出了疫情最初的那种恐慌、焦虑，但疫情阴霾不散，人们的心情纵

「早到」的虎年

■淮战科

是从容，能从容几许？纵是淡定，又能淡定几分？实事求是地讲，国内疫情防控已经做得足够好，相当了不起！但是，疫情容不得丝毫疏忽大意，特别是防不胜防的变异毒株。

为防止疫情扩散，西安上月22日，毅然决然宣布封城！从23日零时起，全西安小区、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，非生活必需场所全部停业，一座1300多万人口的伟大城市按下了暂停键。这就是中国城市的担当！

西望长安盼“常”安，举国人民皆祈祷。在西安、在陕西的不少淮姓宗亲，不顾个人安危，踊跃加入防控志愿者队伍中来，奔忙在疫情防控的前沿，我打心底里为他们点赞和骄傲！

元旦晚上，志愿者淮金涛给我发来微信：“叔叔，可不可以请您录一段10秒钟左右的祝福一线抗疫人员的小视频，前线太需要鼓励了！因为您的工作职位原因，您看您方便吗？”

看到这条微信，我想都没想，当即就放下正在修理的水龙头，在妻子的帮助下，录好了短视频，特意给妻子也录了一段，立即发给淮金涛，为他们鼓劲加油。

是啊，地处晋秦豫三省交界地带的运城，与古都西安隔黄河而相望，不仅地理位置上相连，而且人相亲心相近啊！西安封城，极大减轻了与西安人员往来密切的运城的防控压力，减轻了全国的防控压力！运城感谢西安，山西感谢西安，全国感谢西安！西安，加油！加油，西安！

1月6日，看到西安疫情防控初步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从175例的峰值下降到1月5日的63例，心里欣慰了许多，轻松了许多！

衷心祝福西安！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：山河无恙，虎年虎虎生威，国泰家祥民安！

那年那月

老宅情结

■丁一勤

我的家乡在万泉乡北里村。前不久，村里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，我家老宅因常年无人居住，断壁残垣外露，有碍观瞻，村里让先行整理拆除。我远在西安，堂兄发来老宅照片，昔日热闹的院落如今蒿草丛生、斑斑驳驳，一副日薄西山、苟延残喘的样子，在风雨飘摇中默默地任由发落，心里顿时充满了莫名的忧伤。

老宅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农户民宅，院落虽小，但布局完整，门楼、影壁、厢房、灶屋、水房、牛舍一应俱全。正房坐北朝南，土墙、椽木、砖瓦结构，是晋南地区典型的一明两暗单面坡结构（中间一间明的称为堂屋，左右两间暗的房间为卧室，这对称的房屋结构就是一明两暗。单面坡是屋顶只有一面坡，俗称“一坡水”），是曾祖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持家时创建。至父辈这代，兄弟四人，长子长孙的伯父，便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祖业。西厢房是伯父拆掉原地的厢房原地重建的。东厢房拆除后改建成了牛院。门楼是堂兄结婚时盖的，门楼盖好了，却没装新门，农户人，日子总是紧，到底都没装上一副像模像样的梢门，装的是邻家拆下来的旧门，用铁丝把一根木杠固定在门框上，凭着木杠的拉力，门轴才能固定，门才能开关，就这样一直将就着。而今，伯父已经故去二十年了，梢门还是那时的梢门。

老宅坐落在村子中心，距村舞台仅几十米，面朝巷道，又是巷口第一家，算是村中最繁华的地方了。记忆中的老宅，大门总是敞着，茶余饭后，人们总是

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。特别是夏夜，男女老少，或倚墙圪蹴着，或席地盘腿而坐，或蹲或站，道古论今，谈天说地，家长里短，随心所欲地诉说着他们或别人的故事。

老宅是我家乡百年风雨变迁的历史见证。对于她，我是充满深情的，我家祖辈五代几十口人曾在这里劳作生活，繁衍生息。这里有动荡年月里先辈患难与共、艰苦创业的足迹；有父辈兄弟妯娌同挽一锅粥的酸甜苦辣；有堂兄姊妹们孩提嬉戏的欢乐；有大家族同呼吸、共命运的悲欢离合。如今，我们已走出老宅，有的在县城安家，有的在都市落户，有的在别处易地建起了新式洋楼，而老宅却极像一位忍辱负重的长者，为培养子孙成人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任凭风雨吹打，兀自岿然屹立，虽然孤寂落魄，正气、傲骨仍存，见证着美丽乡村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。

物质上的富足容易消磨人的意志，而老宅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保持坚忍不屈、勇于抗争、踏实坎坷、负重前行的奋斗精神。这也正是我们子孙后代需要永远传承的一种精神。

树高万丈，叶落归根，老宅是根祖之地，我们在这里落地生根、发芽抽穗；老宅是童年乐土，我们在这里蹒跚学步、咿呀学语；老宅是精神故里，我们在这里珍藏回忆、安放灵魂。老宅没有了，但这份眷恋、这份情感、这种精神作为一笔宝贵的无形遗产将永远地植根于我们心灵深处，永久地传承于后世。



鹤雀楼

姐妹情 (农民画) 王新娥 作

凡人情思

写作带给我快乐

■赵永刚

退休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，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。2020年3月，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，终于放下了肩上的担子，感觉满足，感觉如意，感觉幸福。

夕阳无限好，珍惜黄昏时。退休后，我们成了时间的富翁，就要在黄昏时活出好心情，活出好心态，活出精气神，所以每个人都应在广泛的生活兴趣中追求快乐。我把写作定位为自我快乐的事，愿意把自己阅读中得到的肤浅的感受用笨拙的手泻于笔端，一来打发时间，二来寻找快乐。

我没有上过正规学校，学识浅薄，见识太短，无法挥笔成篇，越是写不好，就越想写，抒发感情，透露喜悦，在缓解忧愁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得到精神上的收益，并逐渐有了瘾。一次想写母亲的心愿，把打好的草稿和笔记本拿上，开车专门去太行村找到老同学南回荣寻求点拨。说明来意后，老南高人高手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文字整理成四段推荐给后稷文苑前辈发老师，很快在文苑平台推出。首次有了作品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，之后，我又把《母亲的心愿》重新整理，县文联主席郑天虎指导修改后，发表在《运城日报》。接着我又连续写了《我家老院的红薯香》《难忘那年味》《我的挚友李岳云》《赞美母亲》《优秀奖名额悬空了》《抗洪赞》，应真心感谢安新明、郑天虎、崔泽庆、彭荣瓜、薛前发几位老师。每次我都是把初稿写好，发到他们微信上，他们几位老师文学界的精英，也是我写作路上的恩师，他们降

低门槛收我为徒，修改文字不厌其烦，随到随改……一件件，一宗宗，一份份，让我这个文苑新兵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越发爱上写作，回首刚过去不久的2021年，我借助“后稷文苑”公众号，为自己写下了圆满的句号。回望2021年我参与或关注的新媒体平台，总有一些佳文让人难忘，总有一些画面让人动容，总有一些身影自带光芒。

两年多来，我每天六点准时起床，阅读欣赏三大平台（后稷文苑、夕阳红、枣花报）所有文章并点评了我的必修课。早上读、中午想、晚上思，并且要写收获和感受。

两年来，我通过三大平台认识了许多文坛的名家名人，结识了许多同事和朋友，他们给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无限的快乐。

两年来，三大平台让我增长了本领，丰富了知识，提高了写作水平及能力。

两年来，三大平台让我了解到不少稷山新闻，特别是郑天虎写的关于稷山抗洪救灾的万字文学报告，在全省影响很大；李玉堂的千字抗疫报道，让历史为稷山作证。

两年来，三大平台为弘扬后稷文化、宣传稷山四宝、推动稷山发展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三大平台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快乐，快乐给我带来了健康，健康给我带来了幸福，幸福使人长寿。现在我退下来了，有了大把的时间，有了更多的空闲，去思考，去交流，去进步，写出今后的写作之路越走越宽，愿今后有乐见的好文章，为美好稷山唱好赞歌！

心香一瓣

情满涧水边

■刘红娟

家乡的涧水贯穿整个山间坡底，一路蹦蹦跳跳，一路清澈见底，一路潺潺不息地流向远方，沿途灌溉周边十里八村近万亩良田，宽广而肥沃的土地供养着涧水边的人们世代代代休养生息。

丰饶的涧水孕育着故乡厚重的农耕文化，见证了涧边百姓生活的兴衰交替、荣辱成败。如果说吕梁山是这里的一道天然屏障，那么涧水就是镶嵌在这片土地上的璀璨明珠。涧水日夜奔流，永不停息，行云流水，平缓兼程，像父亲坚强的身躯呵护着一方百姓，如母亲甘甜的乳汁滋养着一方水土。祖祖辈辈的涧水人以涧水为荣，视涧水如命，把他们勤劳睿智、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热情好客、淳朴善良的个性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日头刚醒，在山坳伸下头，听到涧水在吟唱。涧水唱醒了村子里的鸡鸣犬吠，涧水唱醒了屋顶上的袅袅炊烟，涧水唱醒了下地劳作的村民。父亲拉着犁车，牵着老黄牛走在乡间小路上。天蓝得一览不染，一眼望不到头的田地里，父亲右手扶犁，左手持鞭，一声声吆喝着“呔、呔、呔、呔”，牛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黄土里走着，任凭长鞭在身上抽打。地犁了一遍又一遍，牛和犁穿过田埂，穿过浓烈如酒的阳光，将小麦、玉米、谷豆等春种秋收，年复一年。牛和父辈们如出一辙，常常披星戴月，辛勤劳作。牛累得精疲力尽，吃一口青草，看一眼父亲，沉思半天不语。

鸟儿鸣在山涧里，风儿响在枝叶上，月儿挂在树梢间，惊醒了山间缓缓的溪流，鱼儿在皎洁的月光下谈情说爱，无拘无束地游来摆去。螃蟹挥动着蟹钳在水里横行霸道，守护着自己的神圣领地。水里横行的蛤蟆听伙伙讲了天鹅和癞蛤蟆的爱情故事后，心想我也

半的地浇完，好话给老李说了一箩筐，就差跪地磕头了，可老李却不依不饶还是要接水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。一个拿铁锹挖水渠，一个拿木板堵水，一来二去，俩人就打起来了。张三气不过把老李腿打折，脸还破了相。开始是两个家族打，后来竟然闹到两个村子大打出手，结果村民两败俱伤，凡是参与打架者全部挂了彩。那时，人们是穷怕了，饿怕了，至于为浇地伤人伤己，其后果不敢想象。如今，国家政策好，政府拨款修建水库，还打了几口深井，村民再也不愁天旱浇地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过上了小康生活。

春天正是百花齐放的季节，漫山遍野的奇花异卉叫不上名字，一株紧挨一株开出形态各异的花朵。外地来的养蜂人感叹着如诗如画的美景，选择稍宽的河边空地摆放好蜂箱，然后打开蜂箱的小门，蜜蜂自由自在地飞出觅食。蜂和人一样也需要阳光和花朵的滋润。养蜂人的生活平凡而简单，幸福且快乐。人和蜂如期享受春天的韵味，忙碌且愉悦，养蜂人欣赏着一排排蜂箱，感受着诗一般的春阳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优雅从容地与蜜蜂之间来回踱步，和蜂王亲切交谈。一只忠诚善解人意的黄狗，跟在主人身后，睁着一双迷惑不透心思的眼睛四处张望，连一只蚊虫也不会放过，生怕伤到主人。蜜蜂在寂静中欢快地飞舞，蜂箱中溢出一股甜蜜

的味道。养蜂人头戴防蜂帽，小心翼翼地打开蜂箱的盖子，拿出蜂巢放在准备好的大铁桶架上，摇出出蜂巢里的蜜，欣慰地望着前一罐罐纯天然野蜂蜜，笑了。养蜂人深情地感悟到春天像一首动听的歌，他则是一个放牧春天的人。

月亮落在涧水边的白杨树上，惊醒了树叶，哗哗作响。信步在小树林，突然一丝清凉带着悲欢和喜悦落下，那是上天赐予的甘露。夏天的夜晚，林间灯光闪烁，好似满天繁星点点。这里到处是抓蝉的少年，蝉牛可是我们小时候舌尖上的美味，油炸煎炒，香气四溢，在那个年代真是天赐的肉类。在林间漫步，夏天阳光满枝，秋天红叶如五彩斑斓的地毯一样覆盖。无人乡对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，涧水就是一首诗情画意的诗，写满厚重的人文历史。秋被硕果摘取，枫叶摇曳着倩影，轻轻地飘落。绕过涧水，站在屋顶，望雁在天空中书写“一”和“人”，那神韵、那气派、那场景，一个字，爽。

在这片神奇的地方，涧水边的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颐养生息，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创建着幸福家园，创造着精神财富。涧水流经区域，山奇峰险，林密景幽，曾有唐王李世民神驹双蹄创泉典故，明朝皇帝朱元璋出家寺庙、千年古槐松柏、红军东征遗迹等人文景观，供人探寻游览；山间有柴胡、苍术等名贵药材30余种，褐马鸡、野猪等珍禽十多种，石英石、磷灰石等矿产十多种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，极具种植养殖生态旅游开发的潜力。

涧水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恰似一条玉丝带悬挂在山间坡底。山绿得像染过一样，风采像奶奶妈的摇篮曲一样，涧水像一曲永远都唱不完的歌。